

沱江瑣紀

古滇周更生編著

輿地志略

沱江瑣紀

華容於唐虞之際，屬雲南蒼梧之野，三苗之所孳息也。余嘗稽之史記，三苗之國，左洞庭而右彭蠡，然竊有疑焉。有虞之世，窺三苗於二危；三危雅地，在今甘肅敦煌縣南，其間相距凡數千里，絕長江而北轉，越叢山，度荒嶺，古者師行糧繼，固無今日之便且速也，人力或有未逮。或曰：「三危西藏之地，毗連滇黔，巴蜀與武陵接壤，山嶽綿延，固敗逃者之所窺伏。是說也，似有徵焉。洎帝之倦於勤也，有苗弗率，帝咨禹徂征之，三旬苗民逆命，益贊於禹曰：「惟德動天，無遠弗届，劓效有苗？」禹拜昌言曰：「帝！帝乃誕敷文德，舞干羽於兩階，七旬而有苗格。有苗即三苗也。當其時由谿桐，度秦嶺，跋涉數千里，而達帝都蒲坂，（今山西永濟縣）雖舜之德，浹洽於人者深，然不無蹶蹶。或謂三者約數之辭，其種不一，非必三也。蓋上溯黃帝，蚩尤暴戾，帝徵諸侯之師征之，大戰於涿鹿，遂戮蚩尤。禮記鄭注，以三苗為蚩尤；尙書孔傳，以九黎為蚩尤。其說斷斷，莫衷一是。今之苗黎，雖區以別矣；意者古於九黎三苗，以其生活言語差同，而各舉一詞以概之也。故史九黎於少昊時為諸侯，即為後之三苗云。開管轄之學古，三苗實有中國，漢族自黃河西源而來，各據水草而居，其因種族之歧視而起兵端，固然也。黃帝擒蚩尤而誅之，族或南徙，與漢族割江而治，其戰敗而為蠻

者，徒諸秦隴之間，如漢魏西晉，與匈奴、羯、氏、羌、鮮卑雜處中土者然。則華容爲前三苗之地，無復置疑矣。及禹平治洪水，敷土爲九，以定貢賦，華容始屬荊州。至殷而未改，商頌所謂：「唯女荆楚，居國南鄉，」是也。降及東周，中原僻處，江漢之間，楚日以強大。春秋傳載：「楚置容城，許遷之。」又「楚子成章華之台，願與諸侯落之。」杜註：「章華在南郡華容縣。」戰國時秦昭襄王使司馬錯發隴蜀，攻黔中拔之，始皇統一六國，始置郡焉。故治在沅陵縣西，轄荆楚之半，辰州，常德、永順、澧州以及黔之黎平，思南均屬之。西漢時，改置孱陵縣。新莽更名孱陸，先後隸武陵、建平郡。東漢光武復舊物，昭前光，初仍孱陵縣；維時荊州南郡十七城，有華容。郡國志：「侯國也，雲夢澤在南，」此爲華容命名之始。迨三國吳之黃龍元年，分漢孱陵，置南安縣，屬南平郡。晉武帝之初，杜預定江南，以華容爲江南，（按石首縣志：杜預劃華容爲監利、石首、華容三縣，當日幅員實數倍於今也。）旋復三國之舊。劉宋吞國仍之，尋於南齊而廢。隋文帝既定南北，又新今名以屬羅州。煬帝大業三年，劃歸巴陵，治始南徙。至唐垂拱二年，改建容城，避武后諱也。中宗復位之二年，華容屬岳州巴陵郡，其名沿及於今。宋則以屬荆湖北路之岳州治。至和元年，始徙土方城，徙隋故墟，以宅安處。元隸湖廣行中書省岳州路，明屬湖廣布政司岳州府，遷清祇以湖南布政司，府仍之。民國肇興，行政區域，幾經改劃，然縣治之名，未易也。此爲華容歷代沿革大要，至於疆土蕪縮，山川形勢，另著於篇，茲不具述。

疆域

天地鴻濛，烟波滄汗滂蕩而無極者，皆海也。而荆揚故地，實爲亞州東南大海，與洞庭、彭蠡、錢

澤，錯綜斷續，貫而爲一。其間山岳岡壑，則洲也，渚也，島也，砥也，坎澗洞窟者，皆新生代之沖積層。不知其幾何年，因陸地之升降，始有水陸之分。唐虞之世，洪水氾濫，猶內海之遺也；大禹受命治之，民得中土而處。書禹貢：「九江孔殷，沱潛既道，雲土夢作乂」者，以疏鑿之後，雲土上見，夢之地，則可耕藝也。厥後江流之入，湍悍稍紆，泥沙淤墊，而昔之所謂雲夢者，漸陸而爲陸矣。古稱八百里洞庭；周禮職方氏：「荊州其澤數曰雲夢。」蔡氏註：「雲夢方八九百里，跨江南北，華容、江夏安陸，皆其環也。」今則東西纔一百三十公里，南北纔七十公里，而湖岸邑居聚落，駸駸乎若與水爭地者。按之古輿輿圖，以合今之洞庭形勢，令人漠然不能辨其蹟矣。嘗考諸歷代，宋之華容縣治，犀窟洞庭湖，今則遠且六七十里。以此數百年之變遷推之，不難徵於粵古。然則更越數千百年，洞庭之變爲桑麻雞犬之野，又其自然之趨勢。而是間三面環水，地勢夷衍，縱橫交迭於其間者，皆江之馮也。故居民素苦於漂流蕩析，先時大江九穴十三口未塞，分流二十二派，其勢較殺；自明嘉靖繼統，安陸阜陵，恐穴口之水射入明堂，杜塞江北諸口，於是公安之虎渡口，石首之調弦口，水勢遏而南趨，低窪之處，盡沒於水。乃於調弦口築建甯隄，（一名陳公堤）石首華容，與有利焉。明末隄廢，而華容遂爲澤國矣。以是沱江水道，時有變遷。自調弦口內洩入楊河渡，漸迤而南，其東出者爲紫港，東南出者爲蘆蘆港，舊繞九都之八河口，臨施窰，長澗湖之水道，夏漲而通，冬涸而塞，其原委大較如此。西北之澗水，清咸豐三年，藕池口挾江流潰冒衝突而來，一瀉千里，地坼而成河，至鮎魚嶺上三叉河入境，由內外繞縣之西北而過，匯於九都河。東西巨流，又倚周北山及石首之鹿湖山而下，此其水道變遷也。東北巨流，以江爲襟帶，繞塔市及白沙洲等，下荆沈楊兩湖，其積澱也。舊由岳陽洪

水港入洞庭湖，自天荆洲坍塌，注於陳家溝，徑入江潯，斯則東北隅之水經也。而大江繞於北，洞庭瀦於南，濞洞浸灌，稱利藪焉。至於政治區域，曠方小史之所載，幾經兵革水潦，多散佚汗漫不足徵。然華容故城，實在湖北監利之西北，隋南徙，宋始度土方城，移置今治。犬牙之地，尤出入焉。蓋自隋以前最勝，其間日就褊削，以益鄰封，故清時猶有兩縣及石首之一部；今則東接岳陽，北抵石首，東北至監利，南臨洞庭，西界安鄉南縣。而縣城適居東經一一二度二十四分十秒，北緯二十九度三十二分四十五秒之交，幅員縱七千六百七十八市方里耳。

▲形勢▼

本縣雄踞洞庭，俯瞰大江，北與鄂境接壤，而邑之西南，則瀟湖奧區，論者以爲吾湘之衝險，蓋其地理形勢與自然物產使之然也。三國以還，代爲兵家要地，非僅屏蔽湘西北於一隅而已。倭寇犯我疆，臨岳淪陷，然相持五年之久，三以其衆來，而不能下長沙者，以其未得華容，我軍足以抄擊其側背也。及華容棄，敵而常德不守，我軍力戰，僅乃克之；繼而轉用其鋒，掠長沙，襲衡陽，慶劉我桂柳，而天下震盪，何也？蓋瀟湖各縣，爲湖南之糧倉，古志有之：「湖廣熟，天下足，」即可衡論其重要矣。然湖北地較寒瘠，不若瀟湖之枕稔充羨，物產豐成；余嘗論華容之形勢，實瀟湖糧倉之屏障也；華容大，南、東、常、沅等縣頓失依據，不能獨完矣。此其影響地方輻輳民食者，至重且大有如此。而險之已往，可知保華容，卽所以保糧倉，糧倉完固，則三湘七澤，無復憂慮者。我八年抗戰之苦支持，未嘗不得力於此也。其關係國家民族之安危又如此。邑乘備論山川形勢，文簡而約，詞虛而潔，顧藻繪之能事，知出邑中先正之大手筆也；余雅愛之，特揭錄如次，以爲覽觀者之一助。